



余家菊◎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LUXIANGSHAN
JIAOYU XUESHUO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陆象山教育学说 / 余家菊著. — 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656-0193-4

I. ①陆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陆九渊 (1139 ~ 1193) — 教育思想 — 研究 IV. ①G40-092.4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5678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0-5726 号

尊师园书坊 25

陆象山教育学说

余家菊 著

书系策划	侯 亮 沐 苇
责任编辑	张书慧
封面设计	棱角视觉

出 版	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 (100048)
电 话	总 编 室: 010-68418523 市场营销: 010-58802818 新华书店: 010-68418521
网 址	www.cnupn.com.cn
邮 箱	zunshiyuan@hotmail.com

印 刷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1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	4.25
字 数	56 千字
定 价	19.6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作者生平

余家菊（1898—1976），字景陶，湖北黄陂人。出身书香之家，7岁入家塾。1912年就读于文华书院，后转中华大学预科。1916年升入中华大学哲学门，1918年毕业留校。1922年2月赴英国留学，先后在伦敦大学、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哲学。1924年回国，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。毕生勤勉笔耕，留世文字近千万言。在1943年完成的《孔学漫谈》“开场白”篇中，作者首次说明，二十年来的志业在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精义：“因为我相信要国民爱国，必须本国先民的成就有其可爱之处；而且要发扬国民精神，也当从固有的精神中有所抉发。”晚年更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念提出实际可行的“复兴爱的文化”观念。晚年作品多半收集在《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六辑·中华文化要义》（台北市慧炬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


陆象山

| 序 |

象山天资高明，行谊笃实。立身有实事，切己而不浮泛。为学重实解，自得而不随人。既不空疏，亦不盲从。讲究心性以植其基，研磨理势以致其用，有源有委，可大可久。理学末流，或不无可资诟病之处，而理学宗师如象山者固不负其责也。好议论古人而又束书不观，未知其可也。

“宇宙不曾限隔人，人自限隔宇宙”，胸怀能与天地相似，自能实觉“宇宙内事便是己分内事，己分

内事即宇宙内事”矣。为学之要，首在恢宏规模，莫沉埋在卑陋凡下处。“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居其间，须是做得人，方不枉了。”故当先立乎其大，而辨志尚矣。志也者。于其所未成就而心向之之谓也。人有进取之性，每不以现状而自足，故不患无志，患其所志之卑陋凡下耳。故不可不亲书册以博学之，隆师友以审问之，勤思索以明究之。故讲明尚矣。讲明之方术须借资于师友，而讲明之意志则操乎一己，讲明之所得亦存乎自心。真学问莫非自得之者也。为学能自得之，则格物致知之功，日就月将，益广其量，益臻其至矣。

志立则知渐明，知明而志亦渐切。知之与志，相依为用，相得益彰，而联系之者则为存养。凡所讲明，必反求诸己而施之于身，然后足以润身进德而日即乎高明之境。不然，道听途说，惟资浮谈，何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？世俗之为学也，学日益，而德日揖。其学之也，为声色财货耳，为富贵声誉耳，不会有暗然为己之意。是故所知无益于其所志，而反或荡之戕之。岂真知识之增益无补于德性之存养乎？毋亦由于

求知之初原无知以进德之志也耶！

累讲明之功，积存养之效，包涵覆载无所外，公平正直无所倚，与天地等量，日月同明，然后经纶人世，其效始宏，其功可久。盖安人必先修己，修己乃所以安人。己不修，则私意胜心足使知有所蔽，好恶恐惧足使情有所僻，知蔽情僻，何堪应事接人？谓修己无补于事功，浅陋孰甚？修己而不以安人，则是卑陋凡下者之所为，鄙私吝小者之所习也。人能恢宏其襟度，求与天地相似，纵不能存己饥己溺之思，亦不至怀隔岸观火之想，坐视同类之死亡疾苦而不顾也。源深则流长，本实则叶茂，以除民疾苦救国危亡自矢者，环顾今世，项背相望。吾喜而望以浚其源培其本也，乃以《象山之教育学说》进。是为序。

余家菊

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

目 录

序	1
小传	1
宇宙	17
规模	29
讲明	43
存养	61
经论	75
附录	85
《陆象山语录》(节选)	87



复斋家兄一日问曰：吾弟今在何处做工夫？某
答曰：在人情、事势、物理上做工夫。

象山先生讳九渊，字子静，姓陆氏。其父讳贺，字道乐，有异禀，端重不伐，究心典籍，见于躬行。生六子，长九思，字子强，著有《家问》，朱子为跋，略云，《家问》所以训饬其子孙者，不以不得科第为病，而深以不识礼义为忧，其殷勤恳切，反覆晓譬，说尽事理，无一毫勉强缘饰之意，而慈祥笃实之气蔼然，讽味数四，不能释手。次九叙，字子仪，善治生，总药肆以足其家。次九皋，字九昭，名斋曰庸，学者号庸斋先生，有文集。次九韶，字子美，不事场屋，兄弟共讲古学，号曰梭山居士。临终自撰终礼，戒不得铭墓。有文集，曰《梭山日记》，中有《居家

正本》、《制用》各二篇。次九龄，字子寿，入太学，尝官教授，赐谥文达。名斋曰复，学者称复斋先生。有文集。次则先生，与复斋先生共称为江西二陆，以比河南二程云。

象山生于宋高宗绍兴九年二月乙亥日，公元一一三九年也。幼不戏弄，静重如成人。三四岁时，思天地何所穷际不得，至忘寝食，其稟性殆倾向于抽象思维者也。六岁时侍亲会嘉礼，衣以华服，却不受，告以礼意，乃受。笃实质朴，盖自幼已然。八岁时读《论语·学而篇》，即疑有子三章，及看《孟子》所载曾子不肯师事有子事，至江汉以濯之、秋阳以暴之等语，因叹曾子见得圣人高明洁白如此；又卯角时闻人诵伊川语，云伊川之言，奚为与孔孟之言不类；其独立判断之特性流露甚早有如此者。梭山尝云：子静弟高明，自幼已不同，遇事逐物，皆有省发，尝闻鼓声振动窗棂，亦豁然有觉。十岁时，复斋入郡庠，往侍学焉；文雅雍容，众咸惊异，有老儒谓前廊吴茂荣曰：君有爱女，欲得佳婿，无逾此郎；因以为姻。十三岁时，读书至宇宙二字，解者曰：“四方上下曰

宇，往古来今曰宙”；忽大省曰：元来无穷，人与天地万物，皆在无穷中者也；乃援笔书曰：“宇宙内事，乃己分内事。己分内事，乃宇宙内事。”“宇宙内事，乃己分内事”，直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气象伟大，非天地之所能覆载；“己分内事，乃宇宙内事”，足证已见得此身天职之所在而能突破卑阴鄙吝之樊篱。髫龄时代，于此二语之含义，能否圆满觉识，自为疑问，特是其发育之端倪已趋向于高明一途，则有不可疑议者在。且“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”，乃时间无穷，空间无穷一类之纯粹哲学的思维也；竟缘是而奋笔书曰：“宇宙内事，乃己分内事”；是其笃实践履之发于其责任心者，又有其不能以纯粹思维而自满自足者在也。分截思维与力行而二之，且囂囂自命曰学者，殆非象山之所闻也。夫学本所以制行者，而象山之躬行实践，又自幼已然。尝云：“某气质素弱，年十四五，手足未尝温暖，后以稍知所向，体力亦随壮也”；学问有益于身心，于此可见。十五岁时，侍长上郊行，分韵赋诗。诗云：

讲习岂无乐，钻磨未有涯；书非贵口诵，学必到心斋；酒可陶吾性，诗堪述所怀；谁言曾点志，吾得与之偕。

“书非贵口诵”，揭破世间多少伪学。荀子谓小人之学也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口耳之间则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？奈何识者之不多见也！

象山秉性静重，自幼指甲甚修；十六岁时，读三国、六朝史，见夷狄乱华，又闻长上道靖康之事，乃剪去指爪，学弓马。尝云：“吾人读《春秋》，知中国、夷狄之辨；二圣之讎，岂可不复；所欲有甚于生，所恶有甚于死；今人高居优游，亦可为耻，乃怀安，非怀义也。”百年来，国势凌夷，河山破碎，国民读此，不知作若何感想也。

象山为学，于日用寻常处，莫不措意。尝云：“复斋家兄一日问曰：吾弟今在何处做工夫？某答曰：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。复斋应之而已。若知物价之低昂，与夫辨物之美恶真伪，则吾不可谓之不能；然吾之所谓做工夫者，非此之谓也。”又尝云：“吾家

合族而食，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，某适当其职，所学大进——这方是执事敬。”世人每以理学家为空疏不切实际，其误可谓甚矣。

象山二十四岁秋试，以《周礼》乡举；三十二岁秋试，以《易经》再乡举；三十四岁春试及第，赐同进士出身。朝夕应酬问答，学者踵至，至不得寝者，逾四十日；自奉甚薄，而精神益强，听其言者，兴起甚众。

象山应南宫试时，吕伯恭为考官，适读其试卷，击节叹赏；遽以内难出院，因嘱同官者曰：“此卷超绝有学问者，必是江西陆子静之文；此人断不可失也。”三十六岁时，访吕伯恭于衢。伯恭与陈同甫书云：“自三衢归，陆子静相待累日，又留七八日，昨日始行；笃实淳直，朋友间未易多得。渠云：虽未相识，每见尊兄文字，开豁轩翥，甚欲得相聚。觉其意甚勤，非论文者也。”次年，伯恭约复斋、象山、朱子等会于信之鹅湖寺。复斋谓象山曰：“伯恭约元晦为此集，正为学术异同；某兄弟先自不同，何以望鹅湖之同。”遂互致辩论，复斋终从象山说，

且得一诗云：

孩提知爱长知钦，古圣相传只此心；
大抵有基方筑室，未闻无址忽成岑；
留情传注翻榛塞，著意精微转陆沉；
珍重友朋相切磋，须知至乐在于今。

象山谓诗甚佳，但第二句微有未安，乃一面起行，于途中和之。和诗云：

墟墓兴哀宗庙钦，斯人千古不磨心；
涓流滴到沧溟水，拳石崇成泰华岑；
易简工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；
欲知自下升高处，真伪先须辨只今。

既至鹅湖，述二诗，因与朱子捍格。后三年，朱子乃和前诗云：

德业流风夙所钦，别离三载更关心；
偶携藜杖出寒谷，又枉篮舆度远岑；
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；
只愁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。